

论死亡教育在社会转型期的解构和建构功能

严晓鹏, 罗爱华

(温州大学,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死亡教育是一门从哲学、宗教、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医学、生物学、经济学、法律、伦理学、文学、艺术等多方面探讨死亡的学科, 死亡教育具有终极性意义, 也具有功能性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期, 死亡教育的功能性作用能够解构流行的物质符号及话语, 建构新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空间, 通过功能性作用的发挥, 将人们的价值观重新带回终极性意义的追求。

关键词: 死亡教育; 社会转型期; 解构; 建构

中图分类号: B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2004)03-0065-18

一、作为人文精神内容的死亡教育在社会转型期的特殊价值

当代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旧二元经济向既有高度发展的信息产业和工业又有相对落后的农业的新二元经济转变的社会转型期。一方面, 20 多年的改革历程为社会的进步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等方面的日益多样化, 人们思想的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 已明显地反映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思潮, 导致价值观的扭曲。同时, 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日益加剧, 导致人们的价值判断失衡。此外, 由于社会转型期是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入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产生的断裂时期, 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乘虚而入, 我国社会原本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思想观念也沉渣泛起。

面对当代中国人越来越被“充实”、被“物化”的趋向^[1], 面对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种种思想和社会形态的混乱, 超越实用理性, 拓展人文空间, 已越来越成为知识界的呼唤, 人文精神已越来越被认同为治理转型期社会问题和精神危机的一剂良药和最后防线。人类对死亡的各种问题探索, 如死亡意识、灵魂不死和不朽等问题, 可以追溯到整个哲学史和科学史^[2], 死亡哲学是一门探索死亡之本质的科学, 同时, 宗教和其他各门学科也都从自身的视角对死亡这一现象进行探索和研究。死亡教育是一门从哲学、宗教、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医学、生物学、经济学、法律、伦理学、文学、艺术等多方面探讨死亡的学科, 死亡教育是人类人文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死亡教育具有终极性意义, 也具有功能性的作用。现代意义上的死亡教育开始于 60 年代的美国, 并逐渐在西方国家得到推广。我国死亡教育起步于 80 年代, 并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死亡的书籍, 如文献[2], 很多医学院校相继在医学伦理学中增添了死亡教育的内容。在社会转型期, 死亡教育的能够解构流行的物质符号及话语, 建构新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空间, 通过功能性作用的发挥, 将人们的价值观重新带回终极性意义的追求, 使社会转型期由混沌走向有序。古今中外, 许多哲人通过对死亡问题的深度探索, 引发人们对人存在的终极意义的追问, 从而引导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早期斯多葛派的第欧根尼就曾说: “只有随时准备去死的人, 这种人才是真正自由的”, 近代欧洲哲学史上托马斯·霍布斯曾说:

收稿日期: 2004-4-8

作者简介: 严晓鹏(1969-), 男, 浙江温州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哲学

“促动人类倾向于和平的情感，乃是死的恐怖”，而费希特认为：“在死亡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生命的升华”。在人类历史上，正是人们不断地追问然后猛然惊醒并从而去提高生命存在的意义，通过对死亡意义的感悟，以自己的大智慧和大勇气直面人生的挑战，使自己活得有价值、有尊严^[3]。近年来，在实用理性的市场力量促进下，物质取代了精神、视觉取代了思考、躯体取代了灵魂^[1]，使得人际关系疏离、文化冲突毕现，各种犯罪增多，贫富差距扩大。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作为人文精神内容之一的死亡教育，对于净化人的心灵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死亡教育通过对流行的物质符号的话语的解构和新的价值理念的建构，为人们的精神世界开辟了新的空间。

二、死亡教育在社会转型期的解构功能

社会转型期的表象是混乱而且浮躁的，究其原因其背后存在着强大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更多地受到了实用理性的支配^[1]。无论是从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哲学的心理积淀，还是市场经济的急功近利，在当代中国，这种实用理性已被用到了极至，表现出来的是：在赚钱欲的驱动下，人们不再谈论真理，而只关心价格和价值；不再崇拜其他神祇，而只崇拜财神；不再看重事实和诚信，只要虚伪和欺诈能够导致富有，便不惜铤而走险^[1]。“阜阳奶粉事件”就是这种现象的极端表现。死亡教育是探讨生死关系的一个教学历程，这个历程包含了文化、宗教对死亡及濒死看法和态度，通过对死亡这一客观现象的认识和探讨，使受教育者更加珍惜生命、欣赏生命，并将这种态度反映在日常行为之中。

首先，死亡教育在社会转型期的解构功能表现在死亡教育通过向人们揭示人类的生存处境，使人们超越这种生存处境，使受教育者产生一种群体意识和认同倾向，挣脱出世俗认可的实用理性的思维模式，调整思维方式，选择更高的生存价值，调适人际关系，使个性不同的人向更有意义的价值倾斜。死亡教育通过对死亡这一普遍的自然规律的认识，使人们对传统的实用理性进行解构，调整其沉淀已久的价值观，消解当前过分倚重的普遍的追求成功与成就、过分强调的立功、立德、立言的发展目标，尤其是消解人们对物欲、权欲的过分崇拜和追求，消解人们意识中的金钱崇拜、消解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带来的效率崇拜，使精神和思想重新拥有空间。

其次，我国当前正在实践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基础，已经毫无保留地向人们展示了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某些共性：竞争、剧变、机遇、才能、成就。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经济中的无忧与安贫已为忧患、紧张和不安所替代，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心理压力，现代医学证明心理压力是诱发各种神经系统、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现代医学的进步只可以尽可能地延长人的生命，却并不能消除人生中痛苦、孤寂、忧闷、失落等这些永恒存在的人类情感，现代人的人性仍压抑在对死亡的灾难性认识和不可解脱的恐惧当中。特别是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人来说，其生存状况仍然困扰着人性的解放。死亡教育通过启发人们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理性思考，以人类大彻大悟的终极智慧解构现代社会给人的巨大压力，将人类的生存状态带入崭新的境界。

第三、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当代青年人来说，他们在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担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日新月异的推动，使得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竞争性和变动性加剧，参与社会的难度日益扩大，更使得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一代处于不利的地位，面临着接受社会规则与被社会接受的冲突。这种转型期典型的冲突在一部分青年中演化为反社会、反传统的心理，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反社会、反传统的青年亚文化。案例分析表明，单亲家庭、“残缺”家庭、不良环境以及心理压力是导致青少年成为暴徒和虐杀狂的重要契机，“马加爵事件”就是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对死亡的敬畏而不幸发生的。因而，加强对青少年进行科学的死亡教育在社会转型期也具有重大的现实社会意义。死亡教育通过对青年一代心灵的启迪，通过对生命意义、人生意义的深刻认识来消解、解构青年亚文化中一部分不负责任的暴戾和愤怒。

三、死亡教育在社会转型期的建构功能

死亡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能够通过作用于每个受教育者的心灵,塑造健全的个体人格和健康的个体心理;它能够作为一种终极召唤,帮助人们创造一种完美的人文氛围和环境;它也能够以一种精神力量而作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当前在社会转型期,许多学者针对追求实用、浮躁甚至背信弃义的社会情绪和思维方式,提出要开启一个空灵而巨大的精神空间建构新的思想和价值,使我们的社会既能平稳地渡过转型期,又能走上一条正确的文明之路。死亡教育是人文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建构作用能如同解构功能一样,在社会转型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死亡教育能够造就受教育者健全的心灵,使之成为善良、真诚的人,促进人格的完善。同时还能健全人们的自我意识,使之成为能够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和自我实现的人。既然人生是那么短暂,每一个人就必须珍惜生命,正如葛兰西所说的:“时间是生命的别名”,个体必须要充分利用生命的每一分钟,集中自己的一切精力和全部意志使自己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在追求中珍惜生命、欣赏生命、完善生命。在社会转型期,正需要这种心态和价值的指导,帮助人们摒弃浮躁,去构建一种本真的生活^[4]。

其次,死亡教育能够使受教育者具备更强烈的参与精神和创新精神。既然每个个体上的体验如此短暂,死的体验是促此瞬间,那么个体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生活、实践中的每一事件,这种投入为人类实践活动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升华、不断创新提供了最为可靠的保证。在社会转型期,这种精神对于引导人们构建符合人类真实价值的生活理念,对于新的文明秩序的产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死亡教育能够培养出人类的超越精神并使之不断地作用于实践。超越精神是人类实践的基本精神,正是凭借这种精神,人类才不断地拓展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正是凭借这种精神,人类才不屈同于自己的客观存在和感性现实,面对生与死、善与恶、得与失、进与退,做出勇敢的抉择,死亡教育正是通过对人们超越精神的培养,才产生了作用于人类实践活动最根本性的推动力量。在社会转型期,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和已有的糟粕都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关键的是能勇敢地去说:“是或不是”,而死亡教育培养的超越精神能够让人们勇敢地去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就是建构。

第四,死亡教育能培育人文精神,从而调适价值观念的冲突。人文精神是解决价值观念冲突的有效武器^[5],死亡教育之所以能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死亡教育中蕴含的人文精神能使人们掌握关于死亡的各种知识,树立起对待死亡的正确态度,把死亡当作一种自然宁息来承受,构建起合理的心理适应机制,坦然地面对死亡,死亡教育通过对死亡思考,还可以加深对生的理解,使人们意识到自己生存时间的有限,体会到生的可贵、生的价值,使人们在社会转型期不至于道德沦丧、人性扭曲,并将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和个人人生价值调适在一个可以控制的冲突和融合之内,从而将个人命运融入到国家、社会的发展中去,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概括得更简洁:“生就意味着死”,死亡教育在社会转型期的解构和建构功能,使人们明白死的意义,从而抓紧生命中的分分秒秒,为国家、社会多作贡献,使“生”更富内涵、更添风采,提高生的质量。从这个意义讲,对死亡的考察,同时又是对生的意义的探索。

参考文献

- [1] 俞吾金. 超越实用理性. 拓展人文空间[J]. 探索与争鸣, 2002, (10): 12-14
- [2] 毕治国. 死亡哲学[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3] 张斌峰. 庄子的死亡智慧及其现代价值[J]. 南昌大学学报, 2000, (1): 25-30
- [4] A. H. 马斯洛. 人类价值新论[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 [5] 吴光章. 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的冲突及其调适[J]. 学术探索, 2003, (10): 56-58

On the Function of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Death Education in the Social Transforming Time

YAN Xiaopeng, LUO Aihua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Death education is a death discipline, discussed from philosophy, religion, psychology, sociology, anthropology, medicine, biology, economic, law, ethics, literature, art and so on. It has ultimatum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al function. In the social reforming time, the functional function of death education can deconstruct the popular material mark and words and construct a new human spirit and human space. It can bring back the pursue of the ultimatum significance of human's value by the exertion of functional function.

Key words: Death Education; Social Reforming Time; Deconstruct; Construct